古文辭類纂

贈序類二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嘆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澹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

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甯親萬州序。。。

茅順甫云風韻跌宕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

冊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絶及天下已定將卒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絶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則異而爲死則同

一歸于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
生且死于其間而獨異于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
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
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于身者無所不獲
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
也施于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
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見于言亦可也
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
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
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
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
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
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十四十篇其人不

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于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于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

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于戰國蕩而不返然後山淵齊秦堅白同異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于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尙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于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以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于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

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勖其成焉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上。伯父云仁宗時文武官年七十以不自請致仕者司馬池賈昌朝包拯吳奎皆相繼被糾劾周君想亦追迮而退非止足而甘引年者也子固文殆爲釋議文內鄉射字疑訛或易作大射或作天子養以燕饗食飲射之禮皆可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又行葦之詩言飲射而繼之以黃耇鄭氏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爲賓若鄉射則天子無由親與其閒矣 茅順甫云議論倒屬典則而文章烟波馳驟不足請昌黎所送楊少尹致仕序天壤矣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鞲鞠跽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于朝廷時節之賜與搢紳之禮于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

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弃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閻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欿然于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于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于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耶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釋然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旣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旣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葢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

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于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曾子固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籯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風

謠語言習尙之務其變難遷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久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與道塗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以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

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
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
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
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
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詩論之適
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
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
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
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
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
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

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余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于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余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茅順甫云文有生色直當與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　海峯先生云其波瀾跌宕極爲老成句調聲響中窾合節幾並昌黎而與殷員外序實不相似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

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强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蘇按此明允留襟懷處昌黎必不然也富貴不足怪吾于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于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于夷狄請

以爲贈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葢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

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焱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纂按此段形容水處極工惜太襲子虛上林耳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蘇明允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蘇子瞻太息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遊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

詘且詘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羣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議論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蘇子瞻日喻贈吳彥律。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

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

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蘇子瞻稼說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于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

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旣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

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吾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觀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于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贈序類三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于積聚爲子弟延師必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强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見余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

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于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旣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于余亦以余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于余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于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

諸娣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煢煢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頎然成人矣嵇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隳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蘇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于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遨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余之所言亦無出于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歸熙甫戴素菴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菴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

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于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儼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遘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儡蕩遡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沈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既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于江湖之外眞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既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

雖家磨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將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隩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壽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碩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

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畱鑰之重恭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籍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冢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于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美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甯壽考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册上昭聖皇太

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繅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元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勖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于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于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于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

蓋知虞伯也虞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虞伯為其女夫予因虞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虞伯因二君使予為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為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為如適其時不憚躬為之矣然可以為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為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于耕而不耕者亦無害于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于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為耕者之實耶為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歸熙甫二一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于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于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曰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于宇宙之間而特形于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于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于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武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

爲仁之用遠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皇豈遠也哉冉有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于禮樂其獎必至于聚斂子游能以弦歌試于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于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余爲二石之說余故推本尙書論語之義以遂侯之志焉

歸熙甫張雄字說。

張雄旣冠請字于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

失其常德而復歸于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于人常有加于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于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于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為天下谿不足以稱雄于天下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于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于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祜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

弗能于其子也以是志之益出于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于所生哉抑此乃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于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雖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于世亦鄙夫也

方靈皋送王篛林南歸序

予與篛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篛林家金壇予居江甯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予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篛林赴公車一二日必入視予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篛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諏史旁若無

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予曰君縱志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柰旁觀者姍笑何然翁林至則不能遽歸予亦不能長嘗聱而閉所欲言也予出獄編旗籍屏居海淀翁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關每閱月踰時檢翁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予歸有日矣予乍聞心忡惕若與行駕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翁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翁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予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翁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嬉自適忽念生平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惆然而不樂也

方靈皋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牵于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因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予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自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痾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于中庸與覩瞎者則太息深矉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若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

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棲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柰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于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譸張頗僻背于中庸之言也

方靈皋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予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予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予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予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予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予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

桐瀋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予旣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莫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荒人迹所罕至也予生長東南及莫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于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閒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予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方靈臯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遍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不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予之文次焉予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予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甯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予因是意其為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予周官之說時數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因乞予言予惟古之為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予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予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為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為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予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為書雨

着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
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涖事臨民一動
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
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
可也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河流自昔爲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
無潰冒淤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礫溪
九河故道浸以湮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
棗瓠子館陶泛溢淮泗兗豫梁楚諸郡歷魏晉唐宋元明
數千百載迄無甯歲
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總督河務吾友
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效奔走淮水之南迺脊迺築共

職維艱險阻艱虞罔敢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
天子使署理兗之泇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
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淸可照燭鬚眉者凡
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爲一體至治
翔洽感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旣入覲
卒判泇河將歸其官廨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
者各爲歌詩以送之

劉才甫送沈茉園序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游旣久而猶不欲歸滫瀡闕定省
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有兄弟焉
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此鰥寡孤獨窮民
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爵乘之公相亦奚以爲余在京
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尚一兄一

弟幼子三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于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束裝誡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旣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吾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儵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

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慚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

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

合河康氏
刻梓家塾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高帝入關告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諸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高帝二年發使告諸侯伐楚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高帝五年赦天下令。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卿

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
皇

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文帝元年議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文帝元年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塚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

所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漢文帝二年議犯法相坐詔

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正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文帝二年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

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

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祀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

珪幣告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祀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祀官致敬無有所祈

文帝後元年求言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

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繇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仲馮疑鄰字有脫字與意衍使字言與為鄰國是以相卹遺之物耳）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絲絮它物歲有數今

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獨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蠉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彊毋擾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合河翁氏
刻梓家塾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

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

嗚呼葷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
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
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
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蕃
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彊
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
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
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鼎六年赦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
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

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價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閒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否

漢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于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閒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昭帝賜燕王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耡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

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

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漢元帝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

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卒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振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于奉憲朕甚閔之其赦湯延壽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鎭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

方爲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漢光武帝報臧宮馬武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

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置之事

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

時不如息人